



博·学·译·丛

Fudan Translation Series

理性的胜利

——基督教与西方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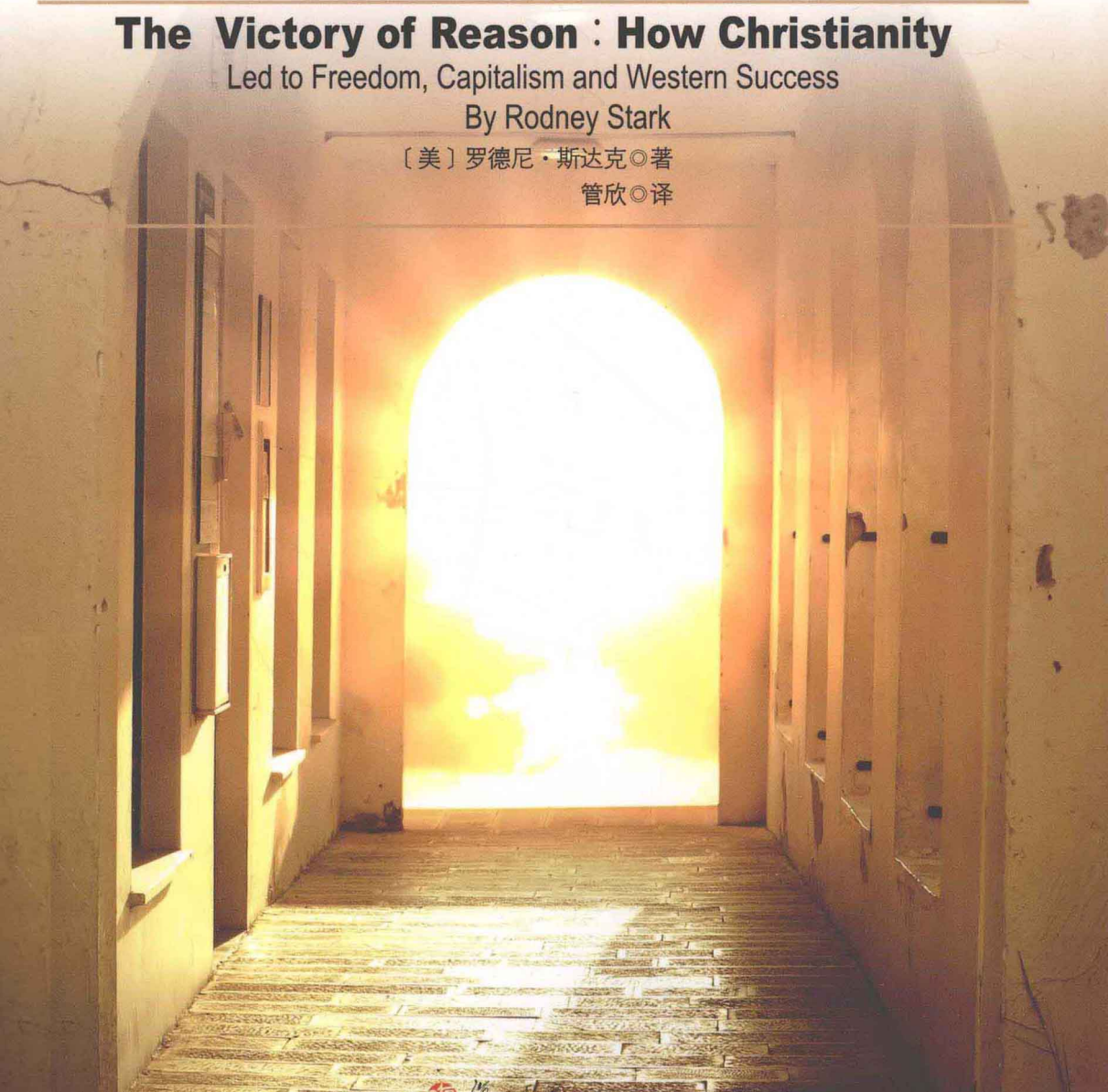
The Victory of Reason : How Christianity

Led to Freedom, Capitalism and Western Success

By Rodney Stark

〔美〕罗德尼·斯达克◎著

管欣◎译



理性的胜利

——基督教与西方文明

The Victory of Reason : How Christianity

Led to Freedom, Capitalism and Western Success

By Rodney Stark

〔美〕罗德尼·斯达克◎著

管欣◎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性的胜利——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美]斯达克(Stark, R.)著;管欣译.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9

书名原文:The Victory of Reason

ISBN 978-7-309-07674-5

I. 理… II. ①斯…②管… III. 基督教-影响-西方文化-研究 IV. ①B978②G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8425号

The Victory of Reason;How Christianity Led to Freedom,Capitalism and Western Success

Copyright© 2005 by Rodney Stark

Map copyright© 2005 by David Lindroth,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RANDOM HOUSE and colophon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Random House, Inc.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理性的胜利——基督教与西方文明

[美]罗德尼·斯达克(Stark, R.) 著 管欣译

责任编辑/邵丹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崇明南海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6.25 字数 208千

201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7674-5/B·375

定价: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论：理性与进步

当欧洲人率先开始探索全球的时候，最让他们吃惊的不是西半球的发现，而是他们相对于其他地区的技术优势。非但是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面对着欧洲入侵者无力抵抗、任人宰割，就是传说中的东方文明——中国、印度，乃至伊斯兰——也在和 16 世纪欧洲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历史怎么会发展到这一地步呢？许多文明都研究了炼金术，为什么只有在欧洲它才发展成为化学呢？为什么在许多世纪内，只有欧洲人才有眼镜、烟囱、走时准确的时钟、重骑兵和音乐记谱法呢？

最近有几位学者从地理的角度研究了西方成功的秘密。但是同样的地理环境却让欧洲文化在很长时间内远远落后于亚洲。有人把西方崛起的原因归结为钢铁、枪支和帆船^{*}，还有人认为是高效的农业。这些答案背后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有待解释：为什么欧洲人擅长冶金、造船和农业呢？最令人信服的回答是把西方的统治地位归功于资本主义，因为只有欧洲产生了资本主义。就连抨击资本主义最激烈的人也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无法想象的生产力和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道，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人们“极端惰怠”，资本主义“第

* 这里指的是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该书论证，欧洲的地理禀赋优越，所以率先进入了现代文明。——译者注

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通过不断再投资,提高产量,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不断增加工资,激励管理人员和劳动者,最终创造了上述“奇迹”。

假定是资本主义推动了欧洲的飞跃,那就要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只产生于欧洲。有人发现资本主义的根源是宗教改革,还有人追溯到了不同的政治环境。但是如果我们做更深层次的挖掘,就会发现: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西方的崛起,真正的本源在于与众不同的对于**理性**的信仰。

在《理性的胜利》研讨的一系列历史进程中,理性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塑造了独一无二的西方文化和制度。其中最重要的胜利发生在基督教内部。世界各大宗教都强调神秘与直觉,唯有基督教把理性和逻辑作为探索宗教真理的指导。基督教的理性信仰曾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但是,希腊哲学对于希腊宗教却几乎没有影响。希腊秘教仪式越是模棱两可、自相矛盾,越是被人们奉若神明。其他各大宗教都认为诸神在本质上是语言所无法言表的,而内省才是精神修炼的正途。但是从早期的基督教开始,教父们就在谆谆教诲:理性是上帝至高无上的馈赠,是人们**不断增进**对经文和启示理解的途径。基督教是**面向未来的**,而各大宗教总是宣扬过去的美好。基督教教义在原则上是可以被修正的(即使在实践中未必一直如此),理性的证明是可以让教义不断进步的。教会在中世纪建立的大学代表了对于理性力量的信仰,在经院哲学的推动下,这种信仰渗透了西方文化,推动了科学研究、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兴起也是教会提倡的理性的胜利,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系统、持续地把理性应用于商业的过程,而这首先产生在大修道院的土地上。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西方知识分子非常乐意把欧洲帝国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基督教的头上,但是他们完全不愿意承认基督教对于西方的统治地位有任何贡献(除了不宽容之外)。据说,西方之所以走在前头,是因为它**克服了**宗教的障碍,在科学方面尤其如此。这是一派胡言。西方的成功包括科学的兴起,完全是植根于基督教的土壤之中,

那些有功的人士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不幸的是，即便是许多愿意承认基督教推动了西方进步的历史学家，也仅限于考察宗教改革的有益后果。一千五百年的基督教历史似乎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根本是有害的。正是学界的这种反天主教思潮孕育出了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最出名的著作。

20 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出版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①，这本书很快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韦伯在书中提出，资本主义之所以只产生于欧洲，是因为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只有新教给人们提供了节制物质消费、积极追求财富的道德观念。韦伯论证道，在宗教改革以前，节制消费总是和禁欲主义联系在一起，由此导致了对商业的压制。与此相反，追求财富则和高消费联系在一起。这两者都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按照韦伯的说法，新教伦理打破了传统的联系，创造了新的文化，企业家愿意把利润拿出来重新进行投资，以求取得更大的财富，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和西方兴起的关键所在。

或许是由于这部论著太出色了，虽然它有着明显的漏洞，但仍然广为人们所接受。直至今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仍然在社会学家的心目中享有神明一般的地位^②，虽然经济史学者很快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③推翻了韦伯毫无根据的论述，因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先于宗教改革好几个世纪。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说道：“一个简单的事实戳破了大规模工业资本主义不可能出现在宗教改革以前的观念，那就是这样的资本主义已经出现了。”^④在韦伯的著作出版十年之后，著名学者亨利·皮朗(Henri Pirenne)^⑤注意到，大批文献“证实资本主义的所有基本要素——个人企业、信用的发展、商业利润、投机，等等——从 12 世纪开始，都可以在威尼斯、热那亚或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找到”。又过了一代人，同样名满天下的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抱怨道：“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反对这个贫乏的理论*，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一劳永逸地摆脱它。它显然是错的。北方

* 即新教伦理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理论。——译者注

诸国取代了地中海传统资本主义中心长期占据的辉煌地位。但是它们在技术和商业管理上没有发明任何东西。”^⑥更有甚者,在其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些北方的资本主义中心信奉的也是天主教而不是新教,也就是说宗教改革此时还在未定之天。

约翰·吉尔克里斯特(John Gilchrist)是研究中世纪教会经济的杰出学者,他从另一个角度指出,资本主义最早的范例出现在大修道院内^⑦。即使在19世纪,欧洲大陆信仰新教的地区和国家^⑧也没有显著领先于天主教地区,尽管后者还包括“落后的”西班牙^⑨。

虽然韦伯的学术主张是错误的,他还是正确地指出宗教观念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至关重要。资本主义所需的物质条件存在于各个时代的许多文明之中,包括中国、伊斯兰、印度、拜占庭,可能还有古罗马和古希腊。但是这些社会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因为它们都没有发展出与这个动态的经济系统相适应的伦理模式。西方以外的宗教宣扬禁欲,拒斥利润,同时精英阶层却在榨取农民和商人的财富,用来炫耀和消费^⑩。为什么欧洲的情况就不同呢?因为基督教信奉的是理性的神学——这一点可能对宗教改革的发动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新教的出现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情。

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只在欧洲的**某些地方**出现。为什么?因为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样,贪婪的统治者妨碍了资本主义在一些欧洲国家的产生。自由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条件。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自由很少出现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它又是怎样在中世纪的欧洲国家中孕育成长的呢?**这同样是理性的胜利。在中世纪的欧洲国家选举议会进行统治以前,基督教神学家早就创立了有关平等和个人权利的理论,约翰·洛克等18世纪的政治理论家的“世俗”著作明显依赖于教会学者推导出的平等原则^⑪。

总之,西方的兴起基于理性的四大胜利。第一,是基督教神学对进步的信仰。第二,把这种信仰转变为技术、组织上的创新,其中许多创新是在修道院的土地上培育出来的。第三,在基督教神学的作用下,理性启发了政治哲学和实践,中世纪欧洲出现了回应性国家

(responsive state)*, 实现了实质性的个人自由。最后, 将理性运用于商业, 在回应性国家的庇护下, 资本主义茁壮成长。这就是西方取得的胜利。

本书的结构

《理性的胜利》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根基”, 探讨理性在基督教中的作用, 它如何为政治自由, 为科学、资本主义的出现铺平道路; 第二部分叙述欧洲扩展这些根基的重要途径。

第一章写的是基督教信奉理性神学的性质与后果。这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它创造了一个革命性的概念, 即把理性运用于经典, 将导致**神学的进步**? 基督教神学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上帝, 已经确立的教义可以被大幅地修改。在探讨了基督教神学的理性和进步的属性后, 我将举例进行阐释。首先, 我会揭示理性神学对于科学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科学兴起在欧洲, 却没有出现在中国、古希腊、伊斯兰, 我将揭示其宗教上的原因。然后, 我把注意力转向中世纪教会在伦理上的重要创新。比如, 基督教孕育了强有力的**个人主义**理念, 这是符合有关自由意志和拯救的教义的。中世纪的修道院培育了有关**工作**和**简单生活**的美德, 这比新教伦理早了将近一千年。这一章也勾勒了早期基督教与中世纪基督教创造的**人权**等新观念。资本主义要发展, 欧洲就不能是一个奴隶社会。中世纪初期, 在罗马和其他同时代的文明中, 欧洲到处遍布奴隶。基督教是唯一一个反对奴隶制度的主流宗教。基督教大概在 7 世纪开始积极反对蓄奴。到 10 世纪, 除了边境以外, 西方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没有奴隶了^⑫。数百年后, 欧洲在美洲殖民地

* 20 世纪 80 年代丹麦等国开始流行的行政管理概念, 强调把公众当做公共服务的消费者和顾客, 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必须以顾客为中心、以顾客的需要为导向。——译者注

又建立起了奴隶制度,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基督教也发起和支持了废奴运动^⑩。

第二章分析了所谓的黑暗时代为资本主义打下的物质和宗教基础。本章首先要说明的是,在罗马灭亡之后,创新精神摆脱了专制统治的束缚,中世纪是一个技术和知识取得惊人进步的时代,而不是一个愚昧落后的时代。基督教对进步的信仰促进了新技术的研发,也加快了它的广泛传播。此外,教会领袖、学者对于周遭这些进步的回应,导致了神学上的一些重要修正。就像其他世界性宗教一样,基督教在很多世纪内宣扬的是禁欲主义在道德、精神上的优越性,反对商业和金融。12、13世纪的天主教神学家抛弃了这些教诲,捍卫了私有财产和追求利润的价值。这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新兴的商业活动产生于大修道院的土地上,于是神学家们重估了其道德性质,并得出结论说:以前的禁令依据的是不完备的神学。

第三章首先对命令经济做了一个概述:专制政权如何压制创新、压制商业,财富如何被储藏、被消费、被剥夺,却很少用于投资。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需要推翻专制的统治,本章的其余部分阐释了欧洲自由和小型民主政治实体的出现。首先是西方民主理论的基督教根源及人格平等、私有产权、政教分离等学说的演变,然后将描述相对民主的政治在部分意大利城邦和北欧的出现。

第四章描绘了意大利城邦对资本主义的完善——理性的大型工业企业运营所需的管理、财务技术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第五章叙述了意大利资本主义公司扩张到北方城市的过程——其中大多位于今天的比利时和荷兰,以及当地人怎样学会了创立自己的公司。本章最后用较大的篇幅介绍英国建立欧洲最大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

第六章审视了反面的例子,因为要完整地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兴起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就需要说明它为什么在其他地方没有出现,或者说它为什么在其他地方被摧毁了。西班牙是16世纪欧洲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为什么它一直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的封建国家?为什么

西班牙的统治摧毁了意大利城邦和尼德兰的资本主义？法国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为什么也枯萎了？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追溯专制统治对经济的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第七章转向新大陆，描述美国、加拿大和拉丁美洲在经济上的显著差异。可以把这一部分当做本书的一个详尽摘要，欧洲经济史的那一幕又在这里重现了。在这里，基督教、自由、资本主义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书的结论部分将判断这是否仍是真理。全球化能创造出没有基督教、没有资本主义甚至没有自由的完整的现代社会吗？

目 录

源起于创世记第1章第1节

导论:理性与进步

第一部分 根基_____ 1

第一章 理性神学的赐福_____ 3

基督教对进步的信仰

神学与科学

伦理革新

个人主义的兴起

中世纪奴隶制度的废除

第二章 中世纪技术、文化和宗教的进步_____ 25

技术进步

高级文化的进步

发明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和神学进步

伊斯兰教与利息

第三章 暴政与自由的“重生”_____ 54

命令经济

道德平等的伦理基础

产权

限制国家和国王

欧洲的分裂

商业与意大利回应性政权的建立

意大利南部的专制:阿玛尔菲的案例

北方的自由

第二部分 成就	79
第四章 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完善	81
理性的公司	
意大利第一个超级公司的兴衰	
意大利资本主义,“清教主义”与节俭	
黑死病	
第五章 资本主义向北传播	100
佛兰德的毛纺城市	
资本主义来到佛兰德的北方	
阿姆斯特丹的资本主义	
英国的资本主义	
第六章 “天主教”反资本主义:西班牙和法国的专制统治	124
1492年:落后的西班牙	
财富与帝国	
西属意大利	
西属尼德兰	
失败	
法国:税收、管制和衰退	
第七章 新大陆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	153
基督教:两种宗教经济	
自由:统治的类型	
资本主义	
拉丁美洲的新教:鸦片还是伦理?	
结论:全球化和现代性	182
致谢	184
注释	185
Bibliography (参考书目)	209

第一部分

根 基

- ◆ 第一章 理性神学的赐福
- ◆ 第二章 中世纪技术、文化和宗教的进步
- ◆ 第三章 暴政与自由的“重生”

第一章

理性神学的赐福

-
- 基督教对进步的信仰
 - 神学与科学
 - 中国
 - 希腊
 - 伊斯兰
 - 伦理革新
 - 个人主义的兴起
 - 中世纪奴隶制度的废除
-

神学在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当中是个有争议的话题。这个词指的是一种过时的宗教思想，一种荒谬、愚蠢的教条主义。经院哲学也是一样。在任何一个版本的韦氏词典中，“经院的”都意味着“学究气的、教条的”，这说明中世纪教会的学术是相当贫乏的。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批评经院哲学家是“造币厂厂长”，专门制造无术语以“掩盖他们的无知”^①。情况并非如此！经院哲学家是优秀的学者，他们创立了欧洲的大学，开创了西方的科学事业。神学是非常复杂、高度理性的学术，它只在基督教中才获得了充分发展，与大多数宗教思想绝少有相同之处。

神学有的时候被称作是“信仰的科学”^②，它是对上帝的形式推理，重点在探索上帝的本质、意图、要求，理解它们如何定义了人与神的关系。多神论太不符合逻辑，所以没有神学。神学必然要求一个有意识的、理性的、万能的、无限的超自然存在作为上帝。上帝关心人类，向他们施加了道德戒律和责任，并由此产生了严肃的精神问题：为什么上帝允许我们犯罪？第六诫*是否禁止战争？婴儿什么时候有灵魂？

要完整地评价神学，有必要去研究为什么东方没有产生神学。就拿道家来说吧，道是超自然的本质、潜在的神秘力量，抑或是生命的支配原则，它没有人格、虚无缥缈、没有意识，而且一定不是一个存在。它是“永恒之路”，是创造了和谐与平衡的宇宙力量。老子说，道“常无”又“常有”，“不可名”又“名可名”；它同时“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又“常无欲”。人们可以永远地深思冥想这种本质，其间没有理性的用武之地。佛教和儒家也是如此。尽管这些信仰的流行版本是多神论的，充斥了大批的次要神灵（流行的道教就是如此），但是知识精英们研究的“纯粹”版本是无神论的，只模糊地假定了神灵的存在——佛陀特地否定了有意识的神灵的存在^③。东方没有神学家，本该探索此道的人们拒绝了神学的根本前提：一个有意识的、万能的上帝存在。

相比之下，基督教神学家在无数世纪内运用理性分析《圣经》不同段落的真义，随着光阴的流逝，这些解释一般都发生了显著而广泛的变化。例如，《圣经》并不谴责占星术，而且那个星星引导智者的故事**似乎暗示占星术是正确的。然而，圣奥古斯丁在5世纪时推论说占星术是错误的。因为如果相信星宿决定了个人的命运，就会和上帝赐予的自由意志产生矛盾^④。许多早期的基督徒包括使徒保罗，认为耶稣有兄弟^⑤，母亲是玛利亚，父亲是约瑟，这种认识与有关圣母的神

* 基督教“十诫”中的第六条规定：不许杀人。——译者注

** 据《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出生的时候，东方的几位博士看见天空中出现了一颗星，并根据星星指引的方向找到了耶稣。——译者注

学观点越来越格格不入。这个问题最终在 13 世纪得到了解决,圣托马斯·阿奎那根据基督为处女所生的教义,推论玛利亚没有生育其他子女:“所以我们无条件地断言圣母以处女之身怀孕,以处女之身生子,并在生子之后保持处女之身。主的兄弟不是同母所生的亲兄弟,而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⑥

这不仅是对《圣经》的引申,每一次演绎推理的结果都导出了新的教义——教会禁止了占星术,玛利亚永远童贞成为天主教的官方教义。这些例子说明,伟大的心灵可以而且经常能够通过理性说服来改变、推翻教会的教义。在这方面,没有人比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更出色,影响更大。当然,无数的神学家也试着在教义上留下自己的痕迹。一些人获得了成功,大多数人遭到了遗忘,部分被当做异端而遭到了抛弃。要准确地叙述任何一个方面的基督教神学,都要以大师的权威著述为基础。如果你从过去两千年内数不清的二流神学家的著作中挑选材料,很容易找到一些引文论证任何稀奇古怪的观点。这种方法太常见了,不过这不是我的路子。我不会引用二流学者,除非他们的观点已经得到了大师们的首肯。要牢记一点:教会的权威立场是不断变化的,早期的教义有时会被推翻。

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等神学领袖不是今天所谓的狭义解释文本的人(strict constructionist)*。他们以理性为工具获得对上帝意图的洞见。德尔图良在 2 世纪时说道:“理性是属神的事,造物主用理性创造、处理和命令万物,没有什么他不要求用理性去处理和理解的。”^⑦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同样在 3 世纪时告诫道:“不要认为这些东西只能用信仰来接受,它们同样为理性所断言。真的,如果排斥理性,将其仅仅归诸信仰,那是靠不住的。真理离不开理性。”^⑧

因此,奥古斯丁主张理性和信仰不可分离,只是说出了当时流行的看法:“但愿上帝不会憎恨那使我们超越禽兽的东西。但愿上帝阻

* 狭义解释文本的人(strict constructionist),严格从字面解读法律文本,不过多考虑立法者的意图。——译者注